



红霞映荷塘

◎李斌

## 密集恐惧症

◎低眉

有一次  
我和小蓝猫在海边等雪  
先等到了北风  
有一次  
我和小蓝猫诱捕鱼群

先点亮了灯

米小美  
三点水的集居地  
正在生锈

工业、集装箱、铁字旁，密码、人工智能

足以使一只猫患上密集恐惧症

紫琅诗会

## 歪头的杨老师

◎沙晨

那天席间，我问物理刘老师，曾教过我两年语文的杨云老师近况如何时，得到的答复却是他大概在2010年前后就已从学校辞职了，以后就没了音讯。我的外公是一名德高望重的高中语文老师，杨老师是外公的学生。机缘巧合，杨老师又成为我初一初二的语文老师、班主任。

2001年夏天，我这个父亲嘴里的“不争气的小畜生”开始了三年的如中生活。

入学第一天，除了认识了班主任、教历史的杨增荣老师外，我还认识了满脸笑容的另一个杨老师。我永远记得他拿着课件、歪着脑袋走进教室，在黑板上写下他的名字——“杨云”。杨老师说，他不太会说普通话，头有点歪，小时睡觉害的，如皋话称“恰头”。“你们可以喊我杨老师，也可以喊我老杨同志。”这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。

老杨同志在讲鲁迅先生《故乡》时读一段课文：“我吃了一吓，赶忙抬起头，却见一个凸颧骨，薄嘴唇，五十岁上下的女人站在我面前，两手搭在髀间，没有系裙，张着两脚，正像一个画图仪器里细脚伶仃的圆规。我愕然了。‘不认识了么？我还抱过你咧！’我愈加愕然了。幸而我的母亲也就进来，从旁说：‘他多年出门，统忘却了。你该记得罢。’便向着我说，‘这是斜对门的杨二嫂……开豆腐店的。’”讲到这里，老杨突然冒出一句：“此女是魔鬼身材！”顿时引得全班哄堂大笑。都是十三四岁的孩子，何时从父母那里听过这种潮流语？多新鲜！从那时起，我凭借着从小在新华书店长大的经历，也许还加上外公的缘故，成功混了个语文课代表，成了老杨同志的“嫡系爱将”。

初一下学期开始，在一众学生

家长的要求下，老杨同志成为调皮捣蛋班的班主任，我这个语文课代表也开始频繁出入老师办公室，开始了和老杨同志谈古论今、没大没小的友情岁月。

记得有一次，我写一篇关于曹操的文章，正在老杨办公室和他讨论。不知哪来的勇气，我和他说：“老杨同志，我给你取了个绰号，关于你聪明的脑袋。”老杨头一歪：“说说看。”之前我就知老杨崇拜周润发，时不时也整个周润发式的发型，我估摸着他正想着我取绰号夸他。我坏笑着说：“你看，国外有个名建筑，叫‘比萨斜塔’，你脑袋也歪的，叫‘比萨斜头’如何？”杨老师方才知我拿他的“恰头”开玩笑，气不打一处来，说道：“臭小子，竟敢拿老师开玩笑，这千万不许在班里传，老师的形象还是要维护的。”我永远记得他那假装气急败坏的夸张表情，让我乐了好久。

老杨同志是个烟鬼，一口黄牙。我在交班级作业给他时，随手就把他的红塔山香烟给顺了，对他说：“老杨少抽点。”老杨却不紧不慢地吐了个烟圈，侃侃说道：“鲁迅也好、毛主席也罢，都是老烟枪，自古伟人都这样，抽烟伤肺不伤心。”忽我又心生一计，假装打小报告：“老杨你知道吗，班里有同学也抽烟，说都是跟你学的，还趁着课间偷你的烟抽。”老杨顿时怒目圆睁：“这还了得！是哪些小兔崽子？速速招来。”我说：“这样，老杨，我给你出个主意，你在班级举办一场关于青少年是否应该吸烟的辩论会，我来组织四人做正方（反对青少年吸烟），另外组织四人做反方（支持青少年吸烟），我想用这场辩论会来教育大家比你单纯骂人要好。”辩论会的举行获得意外成功，我则一举拿下最佳

辩手。后来，同学戒烟没有我不知道，但老杨抽烟的频率真的少了，随之替代的是那搪瓷杯泡的茶。

初二那年，非典来了。那天，老杨紧急开了班会，反复强调，寄宿生不许离开学校，走读生必须两点一线，生命第一。寄宿生反映，兜里没钱了，当时都是家里按星期或按月给生活费，我们班有一半都是寄宿生。我不知那年头老杨每个月的工资是多少，我只知他把兜里的钱都拿了出来，每个寄宿生给了一百元，说不够再找他拿。我看出了一个班主任的担当！

但好心当成驴肝肺，臭小子们辜负了老杨的好心，拿着老杨给的钱偷摸溜出学校去网吧打游戏了。那天，老杨骑着他的破自行车，满如城的黑网吧、游戏厅抓他的学生。不幸的是，我也是其中之一。那天他真火了，抓了十二个人，打了十一个人一嘴巴，最后一个我，他手抬起来，悬在半空中，却没打下来，只是狠狠揪了揪我的耳朵，也许他看到了我眼角的泪花，我心里清楚他舍不得打我这个一直喜爱的学生，可让我失望了。

因为杨老师打了人，闯下大祸，有家长告到了校长那里，要求严肃处理。初二结束，老杨就被调离我们班，去了高中部。初三时我去找了杨老师两次，一次是因为有道语文题目我不会，就利用晚自习跑到高中部找老杨咨询，老杨愉快地给我解答了。还有一次我因为和父母吵架，饿了肚子，跑去找老杨借饭卡，老杨二话不说，请我在如中大食堂吃了一顿红烧肉，那顿饭太香了，一直香到现在。

初中毕业后，我考取了外地学校，离开了如皋，再也没见过歪头的杨老师，这一晃，二十年了。

岁月流金

## 闲谈

◎杨涛

心窗片羽

可能因为我的工作和生活与文化稍沾了点边的缘故，平生最服膺的就是那些位居要津仍能社会活动、著述、创作三不误的人。由己及人，我觉得三件事之中哪怕只做好一件，也需投入大量时间和精力，不然只能是敷衍了事。比如前面几个月，因参与组织了几个小活动，我就感到无法静心，甚至恐慌：书读不进去，像样的文章写不出来，创作灵感连影儿都不见。

长久以来，我认定这样一个“平衡原理”：著述和创作就像老母鸡生蛋，若没有日复一日大量食物吃进去，怎有蛋生出来？自己因学历、天资有限，所以做什么事都要比别人累一些、不得不认真一些。无才把握宏大主题，只能对一些基础问题作一些探究，以耗光阴。又即使是小探究，也收罗资料阅读分析，兼做笔记；有时以二手资料为线索，循此搜寻到一手资料，方才罢休。对一些不特别重要的问题，换一种说法或装作“不值一谈”就可跳过去的，也要牛角尖钻到底，乐此不疲。这样做偶尔也会有意外收获，当然意外是别人的，于己则全在情理之中。因为无须晋升职称，无意摆功领赏，不必合乎收获名利必须要符合的那些规矩，所以读书、创研时少了许多他人要面对的烦恼。我坚信：平台固然很重要，但如果没好作品，一切都白搭。把最后的裁判权留给时间吧，作品价值才是关键。

十天前回启东老家，在庄稼拔节生长声中做一个散淡的人。一天，临罢陈白阳行草，想起自己已有两个多月没进行创作训练，思谋写一张像样的作品，竟有无力之感。继而又想：若想恢复到从前状态，其理当如康复训练，不妨先从简单一些的做起。不知为何，当时脑子里冒出“野鹿”二字，于是，选了一支30多年前学书不久买的毛笔，锋已开叉，但大小正合适，在一张四尺宣上，连书两遍。第三遍时，换了一支笔再书。带回南通后，挂在墙上复看，觉三次书写，似有三种意趣，仿佛人生三个阶段，而“野鹿”二字似也切合我的身份。

第一张：“野”字如一绿草茵茵的山坡，“鹿”字像一只兴奋小鹿，正使出吃奶的力气向前向上欢蹦。

第二张：“野”字右侧极壮健稳固，点画神色凝重，左侧上部粗重的部首悬置于空中，若一牡鹿头颈左探。“鹿”字则似一壮年牝鹿，跪卧于地，头微向右上扬起，意态平和中略显急切，似正与右侧的牡鹿对话。

第三张：在安闲的氛围里，二鹿一呼一应。它们侧卧在丰茂的草地上，享受着宁静时光，清新的风正从它们身上滑过。

印象中，自己一直被唤作“小杨”，偶有呼我为“老杨”“杨老”者。但这两年，唤我“老杨”者确实多了起来，说明我正在“老”去，已有众人见证。遂听从朋友提议，刻“老杨”一印，又刻边款云：“此印早存于心。癸卯仲夏某日午休后于架上得此石，极松脆。举刀写此印，颇多趣味。真老而愈妙。呵呵！老杨。”钤出后细玩，发现“杨”字右上“日”字部分，因石质松脆而有崩落，留朱部分，竟似一僧跌坐之侧影。

岂书印艺术真乃心灵之迹化焉？